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REPORTS ON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2010-2011

MUTUAL INFILTRATION OF ARTS & SCIENCE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主编 纪宝成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REPORTS ON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2010-2011
MUTUAL INFILTRATION OF ARTS & SCIENCE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主编 纪宝成 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纪宝成, 刘大椿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300-13659-2

I. ①中… II. ①纪…②刘… III. ①人文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10—2011②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10—2011 IV. ①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9451 号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 2010—2011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主编 纪宝成 刘大椿

Zhongguo Renwen Shehui Kexue Fazhan Yanjiu Baogao 2010—2011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3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9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研究报告

编委会

主 任 纪宝成

副主任 袁 卫 林 岗 冯惠玲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惠玲 纪宝成 刘大椿 杜 鹏

杨瑞龙 杨慧林 吴晓求 林 岗

郑杭生 周蔚华 胡乃武 洪大用

贺耀敏 袁 卫 董克用 曾宪义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年度系列发展报告（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 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的出版发行，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我校一个重要的学术品牌，这让我们深感欣慰，也增强了我们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和信心。正是基于这样的责任和信心，加上近一年的努力，我们又编写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系列发展报告 2011。

中国人民大学系列发展报告 2011 的各个子报告均由编委会负责审定选题、整体框架、主要内容和编写体例，组织有关专家召开研讨会，审核报告的写作提纲。各报告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由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会议确定，学校聘任；主编聘请副主编或执行副主编。各报告根据主题，分别聘请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知名学者担任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分别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 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的依托单位，在组织和写作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经学



者建议学校同意,《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逢奇数年出版。

报告的编写出版工作现已纳入学校的年度工作规划,成为一项常规性工作。

由于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大多具有重大、复杂和前沿性的特点,加上写作与出版周期较短及研究水平的局限,尽管我们尽了努力,报告中的不足或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仍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研究报告编委会

2011年4月1日



目 录

第一篇 文理渗透与方法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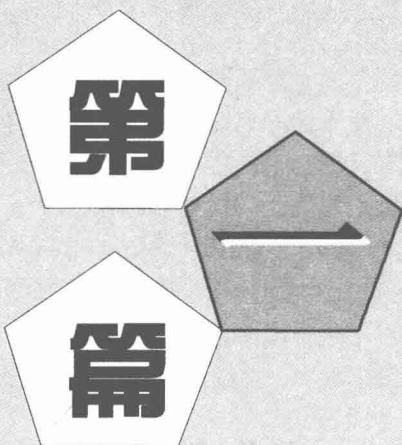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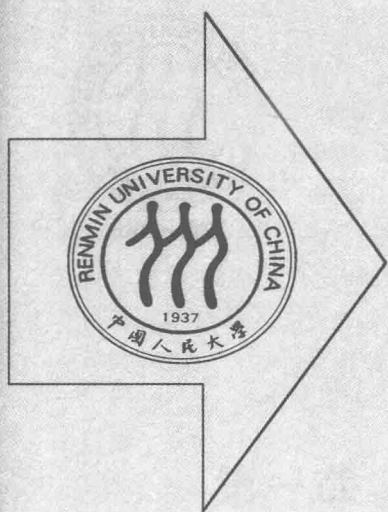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文科与理科的分化、整合与学科渗透·····	3
第二章 学科交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	24

第二篇 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第三章 国学·····	51
第四章 哲学·····	70
第五章 理论经济学·····	87
第六章 应用经济学·····	103
第七章 法学·····	115
第八章 政治学·····	133
第九章 社会学·····	152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1
第十一章 教育学·····	185



第十二章	心理学·····	201
第十三章	中国语言文学·····	219
第十四章	外国语言文学·····	233
第十五章	新闻传播学·····	249
第十六章	艺术学·····	266
第十七章	历史学·····	278
第十八章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6
第十九章	工商管理·····	312
第二十章	农林经济管理·····	331
第二十一章	公共管理·····	344
第二十二章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363
后记·····		379



文理渗透 与方法创新



第一章 文科与理科的分化、 整合与学科渗透*

一、各门学科从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分化出来

1. 古典自由教育：人文的综合性

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早期，知识的积累有限，因而没有门类之分、学科之别。不论是关于自然还是人类社会的认识，都孕育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按照现代学术的观念，此时的知识呈现为一个庞杂的混合体。

与之相应，当时的教育也完全是一种闲逸的事业，它追求个体广泛而和谐的发展。为此，古希腊人开发了一套课程，即文科“七艺”，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又称“三艺”）和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又称“四科”）。在古希腊人所认定的上述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中，后四科均属广义的数学学科；而前三艺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地指向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都属科学学科。

* 本文主笔：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潘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员、哲学博士。



在希腊培养自由公民的教育目标下,不论在智者派那里,还是在阿卡德米和吕克昂的学园,这些科目都被一揽子地传授和研究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教育理论,其实也就是古典自由教育的思想。在柏拉图的教育计划里,课程内容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学科。亚里士多德就更不必说,不仅他本人就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吕克昂学院进行的也是百科全书式的教育。

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后,尽管罗马的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其文化与教育也表现出了较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甚至各种文学学科中都还有一种功利主义精神;但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的理想仍然被西塞罗、昆体良等人所遵依,自由的人文精神继续被倡导和光大。

总之,在文艺复兴之前,文科“七艺”涵盖了所有知识的划分,并且是学习神学——全部知识高峰的必要先修。在中国,知识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文科和理科不分,技术性科目也并不排斥。与此相关,这一时期的很多学者,往往也有可能兼通多方面的知识,西方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中国如张衡、沈括等人,都能在精通本业的同时,旁及其他。

古希腊的“潘迪亚”(Paideia)传统,也就是自由民教育思想、完人教育思想,或所谓“古典文科教育”,把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知识涵括于一身,共同服务于一种人文教育的理想。“七艺”教育中的各科,都紧紧围绕培养具有理性的完整个性的人的目的,相互协调地展开。正是这样一种共同关注,表明了科学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是早就存在着的。不过,这里的科学教育并不像近代科学那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艺性,而是更具人文性的,研究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根本上是为了理智的训练和理性的培养。

应当承认,科学与人文以懵懂而质朴的观点合而为一,这只是一种初级的肯定阶段,如果不走向分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的深化都不利。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一直保持着“天人合一”的传统,科学与人文几乎不曾分开,在现代社会中便显示出了一种模糊性,暴露出不能精确说明对象的局限。而在西方,二者沿着分化的方向发展,在满足深化研究的需要上,的确取得了许多深刻、透彻和条理井然的成果。

就像后来所发生的,伴随着人类学问的精进,原来包含在“七艺”中的学科逐渐地发展和分化,但是,人文学科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和文化精神仍保存着自己的独立性。即使后来其自身也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却并没有妨碍



到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思考,相对于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始终保持着它综合性的特点。

2. 自然科学的形成:人类知识体系分化的重要一步

怀特曾说,“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影响最为微弱,与人的关系最为疏远的那些领域内,科学总是最早出现和最先成熟起来,反之,我们发现在那些最为直接和最强有力地制约着人类行为的经验部门中,科学产生得最晚,成熟得也最慢”^①。正像科学史表明的那样,我们的确是先有了自然科学,接着有了社会科学,最后,人文学科是否被承认为科学的问题才提到议程上来。

科学最初来源于自然哲学与各种实用知识的分离。在古希腊,科学被看成是解释自然事物和人类发展的能力,科学的解释是以不证自明的普遍和永恒的原则为基础的,人类又能够在“沉思”中捕捉这些普遍和永恒的原则。因此,科学超脱于生活世界之外,对日常生活也没有多大用处。^②

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后的中世纪,人文学科虽然常常沦为宗教的注脚,但还是得以延续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为人文教育往往能使人达到理智上的理解并获得最必需的技能。相较之下,中世纪的科学却主要流于障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立足于超知活动的宗教精神里,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的位置。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的经院哲学中,还是悄悄地留下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③

文艺复兴打开了被神学禁闭的自然科学的大门。复兴了的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对崭新的世界知识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使自然科学获得了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种要求最后当然在自然科学建立和扩张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然而,知识的分化之路同时也就难以避免地展开了。

现代科学观同样肇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与古希腊对科学的理解不同,近代开始把科学看成是解释自然过程的一般原则或因果规律,并且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实验手段来加以验证。16、17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的数学

① [美] 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68~6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参见蒋逸民:《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发展:超学科研究及其意义》,见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组编:《跨学科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6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③ 参见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自然科学已经齐备了它所应具有严格性质、严整内容、严密体系和严谨方法等重要特征，并构成了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机器大生产和商业贸易的需要，新知识在生活世界中也越来越迫切地被需求，有关科学的作用问题的讨论益见升温。

自然科学的勃然兴起，标志着人类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分化。这株幼苗迅速地长成了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进而将科学化的目标由自然领域扩展到社会和人文领域。在科学的天空中，人文社会科学渐次退守一隅，传统以人文为主导的整个文化与教育格局，至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对此，有人说，“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①。

3. 社会研究的科学化努力：全面分化

在西方知识发源地古希腊，人们往往把对自然的静观或思辨的理智看作是最高形态的真理；就社会方面来说，或许由于其相对稳定的状况，相关的知识策略则主要侧重于道德教化，而不是社会的形式化规则和公共的决策管理。所以，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彼特拉克那一代人，知识的格局仍然以思辨的自然知识和道德化的人文学术的二分为主。

当然，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还是有很多思想家对社会和政治的理想相当感兴趣。事实上，现代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名称都是由古希腊人确定的，现代形态的社会科学也以萌芽的形式在古典人文教育中初见端倪，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中种种问题的认识被悄无声息地积累起来。然而，就当时的总体知识状况来说，社会研究算不上发达，作为独立的学科也远未成型，尤其缺少对现实社会和政治、政府以及人们一般社会行为的经验分析。当然，分析性的和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在古代、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都还不是主流。

社会科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形成，从16、17世纪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技术的革新和人类实践的进步，也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对象性前提和强劲的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张，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文化、政

^①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治和宗教的异质性发展，新型的社会关系具有了越来越复杂的特点，这就使得传统社会那种靠少数几个人拍脑袋进行决策的方式不再适用。正如华勒斯坦所说：“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①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加速发展也造成了知识结构的不平衡状态，并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设置了科学化的目标，这便促使自然科学以外的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了系统的世俗知识。

首先从传统人文学科中脱离出来自立门户的是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大致经历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实证经济学三个阶段。接着就是法学和政治学。把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的古代自然法理论改造为近代自然法理论，是现代法学产生的标志。政治学则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摆脱了伦理学的束缚，其后产生了“社会契约论”。其中，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格劳修斯、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对于这些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对社会研究的影响更加深入。以圣西门和孔德为先导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他们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相信通过掌握和运用这种规律，可以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孔德那里也许过分机械地模仿了物理学，但很快，后来的研究就克服了这种机械模仿，而把社会科学真正地奠基在了对社会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是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明确社会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科学地认识的，这种认识可以借助于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更要创造适合于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②

不管怎样，社会研究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日益成为科学。像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等，虽然它们中有些成果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性还常常存在争论，但这些部门自身无不被视作一门独立的科学。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纪，列宁所说的“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更将超越以往

① [美]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② 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见《科学与人文》编委会编：《科学与人文》，第一辑，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的任何时代奔腾向前。

继自然科学步入人类知识体系的中心之后，这些新兴的社会科学又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它们甚至还回过头来，向古老的人文学科进行渗透，试图以新方法、新工具改造人文学科，使其“科学化”。于是，在承认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人们中，有人赞成称“人文社会科学”，但也有人极力反对，只愿意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不主张把人文学科称为“人文科学”。他们把“人文科学”当作是人文学科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模式塑造自身的产物，更有过分悲观的观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这样的称谓足以表明人文学科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下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

其实，在称谓问题上是不必强求一致的。比如有的人文学科可以说是科学，有的却不能。文艺，当然不属于科学，但对文艺的研究，即文艺学却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还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人文科学这个概念无论用与不用，人文学科的科学性都不能用衡量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来判定，而应从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本质上的创新性、真理性、价值性来进行判定。正像有人所认同的那样，科学其实只是一种处理人类经验的方式与过程。^①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科学，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把这样的方式和过程引入到人文世界中来。

二、文科与理科的分家

1. 文理学科缘何分家？

人类知识沿着分化的方向发展，其所导致的最明显的分野，就是文理分家，两类学科在认识的领域、方法、观念及至精神上都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大思路”，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般而言，为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细致考察，人们往往把认识对象和方法性质类似的研究划分为一门科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各门科学中又分化出若干学科。文理的划分就是如此。“当人和世界形成为我们宇宙中分化的

^① 参见 [美] L. A.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3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两极之后，发自人的认识无非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自身之外的那个客观世界，一是指向自身之中的那个主体自我”^①，前一种指向形成了充分展示物之原貌的自然科学，其中分化出的各门学科被看成理科。后一种指向构成了充分展示人之特性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后来又从中分化出来，但二者从学科的角度更多地还葆有一种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因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各门学科均被看成文科。

很明显，文理两类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使人们很容易把它们相对独立地分开研究，而比较少地考虑它们之间的联系。除此而外，研究方法、研究特点上的区别也是导致文理分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科学被看作是求知的学问，以认知为主导，具有外在向度，用“事实”说话；而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是体会的、所谓“觉”的活动，以领悟为主导，具有内在向度，是对人与社会的反观自省，依“价值”而立论。从表达手段上看，科学主要是采取精确的语言、严谨的推导以至形式化、数学化的描述方式，人文社会科学则常以定性的语言，解释性的语句或体悟式的抒发来表达关于内心、关于社会世界的认识。^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理分化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换言之，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就无法理解文理学科何以分化。科学与人文，一个是以物性探究为目标，一个是以社会人事为中心，在人类最初的笼统知识形态中，这一区分其实是不明显的。这不仅是由于当时人类的认识能力仍局限于比较直观的层次，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分工本身其时也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或者说，知识格局的低级综合恰恰是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相对应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社会经济发 展的越来越强烈的需要，人类认识自然或社会中最直接而必需的知识门类才缓慢而有层次地被发掘出来。

如果说文理分化源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尚不足以说明文理之间何以从分立走向疏离甚至分裂，那么，不妨对问题作更进一步的讨论。正如人们所知，近代科学肇始于一场对自然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作为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扩张，这种理性诉求效率和力量，相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知识的分科化、专业化正是来自这样一种工具理性及其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这种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体制

① 参见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10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② 参见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33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